

●王酉梅

中国古代书院图书馆的特点及其优良传统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相当发达的教育和学术组织。书院藏书是直接为书院教学和学术研究服务的。中国古代有皇家和官府图书馆、私人图书馆、寺院图书馆、书院图书馆。唯有书院图书馆是紧密配合教学与学术研究的。书院图书馆这个基本特点贯穿于书院历史的全过程,形成其学术性与服务性的传统,影响了近代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

书院藏书与书院同时出现。唐玄宗开元年间宫中设立丽正书院(后改为集贤殿书院)时,还没有把书院作为教育组织。它是藏书与修书的学术机构,兼管举荐人才,提供建议。“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申表之。”^{〔1〕}在地方,唐

宪宗元和年间李宽于创书院衡州石鼓山。岳麓山也有隐居读书之处称为“书院”。从《全唐诗》的诗题中能見到南溪书院等11所书院名称。在地方志中也能看到许多有关记载。如《江西通志》有梧桐书院和皇寮书院,《九江府志》有义门书院。这些书院皆为“讲习之所”。义门书院“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皆令就学”。可见在唐时书院及其藏书为教学和学术研究服务的功能已经显示出来。虽无图书馆之名,却有图书馆之实。

到了宋代,书院及其图书馆得到很大的发展。北宋前期,政权初建,官学未起。因急需人材,政府采用官助形式,支持和资助地方已有书院。许多新书院也纷纷创立。如开宝九年在长沙原寺院藏书办学基础上开办岳麓书院;至道三年(997)在登封后周太乙书院基础上创办太室书院(后改名嵩阳书院);大中祥符二年(1009)在商丘宋初戚同文旧居讲学处创应天府书院;天圣初年在江宁创茅山书院。这些著名书院连同原有的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的发展,促进了全国书院的兴盛。到北宋后期,官学日渐发展,这些书院及其图书馆逐渐衰落,藏书大部散失。南宋时,由于政府无力维持官学的庞大开支和惧怕官学诸生聚众干预朝政,又转而提倡民间书院闭门讲学和静心修养。朝廷分量学田,明令兴办。朱熹于淳熙年间首先兴复白鹿洞书院,以书院补官学之不足,纠科举之弊端,培养人材,宣扬理学。陆九渊、吕祖谦、张栻等著名学者也都利用书院讲学,扩大学术影响,提高学派地位。许多学生慕名投奔书院。据黄以周《徽季杂著·史

说略·论书院》记载:“南宋,讲学之风聿盛,奉一人以为师,聚徒数百,其师既没,诸弟子群居不散,讨论绪余。”书院成为南宋时期主要的教育机构。据统计,宋代共建立、兴复和改造书院397所。^[2]书院图书馆的藏书也有较大的增长。白鹿洞、岳麓、嵩阳等书院多方购抄书籍,还得到了朝廷赐书。

元代书院及其图书馆在宋末遭破坏后又得到发展。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不愿做官,留居乡里兴办书院,朝廷采取保护政策,并新建一批书院。目的是提倡程朱理学,施行教化。据王德《元代书院考略》统计,元代有名可考的书院有408所,遍及天下。书院官学化以后,大力搜求程朱理学遗书。如元代建立的第一所书院——太极书院即“立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君子配食,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赵)复讲授其中……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3]书院及其图书馆的继续发展与元代统治者出于政治目的、利用藏书提倡学术和教育密切相关。

明初,因朝廷重视官学,提倡科举,百年间书院遭受冷落。元末大量被毁馆舍和散逸藏书无人兴复。书院寥寥无几。成化以后,科举腐败,教育废弛,官学成了科举的附庸。很多士大夫、学者纷纷致力兴复和创办书院,提倡讲学。最著名的是王守仁、湛若水等。他们继承和发扬宋元时期书院传统,发展讲会式书院,到处传授儒家学说。与此同时,在科举影响下,考课式书院受到重视。因讲会式书院教学和学术研究与科举要求一致。两种书院都得到很快的发展。到嘉靖年间达到高峰。明代共有书院1239所,嘉靖年间就有3480所。^[2]书院图书馆也随之有大的发展。如嘉靖六年(1527)岳麓书院扩建时,由于书籍大量增加,重建书楼尊经阁,规模空前。明代书院官学化比元代更

为明显,统治者的控制进一步加强。明代后期东林书院因与朝廷政治斗争牵连,曾四次遭受焚毁,书院图书馆亦被殃及。

清初,朝廷怕书院讲学清议朝政、裁量人物的风气抬头,更怕书院聚众成势,群起反抗,因而“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4]。对已有书院,则采取钳制政策。规定“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治罪^[5]。书院及其图书馆发展困难。康熙雍正以后,政权已稳。清廷认为“天下王化之本莫人于学校,而与学校相表里者则惟有书院”^[6],遂改变政策,采取积极兴办和加强控制的手段。在各地建立书院,由官家拨经费和学田,省督抚学臣聘请山长,道员和布政司会同考核书院生员。对私创书院则要求申报、查核,严加管束。书院在这时发展到顶峰,总计有1902所(其中非官办的有182所)。这些书院可分为四种类型,即以讲求理学为主的讲会式书院,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的训诂、考证式书院,以学习八股文为主的考课式书院和注重学习西洋近代科学的新型书院。所有书院的讲会、训诂、考据、校勘、考课、研习各种教学和研究活动,都离不开相当数量的藏书。如岳麓书院同治年间藏书达一万四千多卷。清末大梁书院(包括明道书院)的藏书共计三万四千八百七十六卷。清代各书院广收书籍,建立藏书楼,馆很多。各省省会书院和省会以外的某些地方书院都有藏书处所。

清代末年,政治日趋腐败,书院制度逐渐废弛,书院图书馆衰落下来。但由于它们具有为教学和学术研究收藏和提供文献的特点,随着新学的兴起,许多书院图书馆转变为近代一些早期大学图书馆和公

共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的前身是求是书院。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前身是岳麓书院。四川大学图书馆的前身是尊经书院。南京图书馆的前身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建于惜阴书院旧址。苏州图书馆建于正谊书院旧址。云南省昆华图书馆建于经正书院旧址，并提取经正、五华、育材三书院藏书为基础。甘肃省立兰州图书馆筹备于五泉书院，并以兰山、求古、五泉三书院藏书为基础。湖北省立图书馆由博文书院改建而成。河南省立图书馆建立时，大部分图书由明道、大梁等书院移来。福建省立图书馆建于原鳌峰、凤池两书院旧址，收藏正谊、致用、鳌峰、凤池四书院藏书，后移址于福州北越山书院旧址。安徽省立图书馆的前身为敬敷书院。

书院及其图书馆创立、发展和变化的整个历程说明，为教学和学术研究服务的成效，是书院图书馆产生和进步的内在动力。书院图书馆的固有特点，使它发挥了历史作用，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书院衰落以后，它的优良传统在近代图书馆事业中仍继续得到发扬。

书院图书馆为教学和学术研究服务的特点表现在藏书搜集、整理、保管和利用上。

书院搜集藏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研究学术和保证教学。戴钧衡在《皇朝政典类纂》卷二百二十六上说，“书院之所以称名者，盖实以为藏书之所，而令诸士子就学其中者也”。几乎宋以后历代都有朝廷赐书给书院的，其目的，一为表彰书院；二为教化黎民，宣扬其统治思想。

宋太宗赐九经给白鹿洞书院；宋真宗赐儒家经典和大批皇宫秘籍给岳麓书院、赐九经给嵩阳书院；康熙帝颁赐《御纂日讲解义》和经史诸书给岳麓书院；乾隆颁赐《律书渊源》给直省书院，颁赐《十三经》、《二十一史》等给钟山书院、紫阳书院、敷文书院。这与他们要各省地方官吏

购书送院一样，其教化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正如《岳麓志》所说，“使士子恭睹宸章，仰窥圣学，益深忠爱之恩，更明理学之统，不惟增光旧制，而于治化实有裨焉。”书院向社会人士募集捐书也主要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捐书者多系地方权贵，因此送来的尽是《御制讲四书解义》、《十三经注疏》、《四库全书提要》、《御纂周易折中》、《资治通鉴》等类。书院以学田收入自置图书弥补官置与捐献之不足，也是为了满足教学、研究的需要，提高藏书的学术水平。书院图书馆认为：“书籍糊于有用，上之研究性理，讲求经济，次之博通今古，练习词章，四者，其大较也。近刻种类日繁，备购匪易，先择其最有用者购之。”

书院图书馆藏书的整理也完全是为了书院师生使用。许多书院图书馆除注意登记造册注明入藏时间、来源、卷、册、套，并加盖铃印以外，还编有藏书目录，以便学生借阅图书时查索。安徽中江书院规定，藏书达到一定数量则“按六略、七录分类重编，以示诸生分门肄习”。兴化文正书院规定“所藏诸书，须编目缮写悬牌书院门首，总晓闾里多士。”^{〔7〕}现在已知书院藏书目录很多，如《岳麓书院新置官书总目录》、《安徽于湖中江书院尊经阁藏书目》、《大梁书院藏书目》、《兴化文正书院藏书目》、《仙源书院藏书目录初编》、《格致书院藏书目录》、《昧经书院藏书目录》、《广雅书院藏书目录》、《福建鳌峰书院藏书目录》等。校勘藏书是有些书院师生学习研究的内容。校勘既可以增强研究能力，又可以提高书院馆藏质量。书院藏书的整理虽不如某些私人藏书家那样详审精校，但却简明实用。

一般书院都有藏书的专门处所，规模大的还建有馆舍，如岳麓书院在宋代即有藏经阁（后改名尊经阁、御书阁），清代名

为御书楼,是岳麓书院唯一的楼阁建筑。杜洲书院专设有书库,怀玉书院有书廨。大梁书院有书舍。问津书院有藏书馆。晴川书院有斋馆。螺阳书院、鳌峰书院、儒山书院有藏书楼。都有专人管理藏书。如大梁书院设“司閤役”持钥匙典守书舍;设“司书吏”保管图书,负责借还、抖晾与装订;上面由“监院”总负责。岳麓书院图书馆也由监院管理,下设“书吏”管编目借阅,设“看守”掌御书楼钥匙和翻晒书籍;在新老监院交接时,还有“监交”看管。白鹿洞书院则有“管干”专门管理图书保管和借阅。对于藏书的保管和使用,各书院图书馆也有自己的制度和办法,有的十分详细和周密:如防止藏书霉变、订有晾晒制度;防遗失、污损,订有严格的出纳制度和赔偿办法。岳麓书院将其归纳为“收发宜清”、“交代宜严”、“藏贮宜谨”、“看守宜严”等诸多细则。白鹿洞书院规定学生借书要写票留“管干”处,以备查考。规定限期归还,不误别人借阅,还书时销票。文正书院规定藏书“立斋长以专责成,所藏书籍,整齐卷页,谨守管钥,统归经理,无事不得擅离”。大梁书院规定,凡肄业生欲阅书者,必邀斋长一人告司书吏检取,每人只限一种,不得超过五卷,要在阅书簿内写明时间、书名卷数,然后与斋长共同签字画押,十天内还书销帐才能再借。还特别规定,每季要将阅书簿呈监院审阅,年终送院长审阅。订立这些制度和规定的最终目的无非是保证师生读书,使藏书发挥应有的作用。

书院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确实充分利用了书院图书馆,并且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书院教学一般是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如《岳麓书院学规》要求学生“日看《纲目》数页”,“参读古文诗赋”,重视对学生的读书指导。许多有名的学者都把指导学生诵读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如《王九

溪读书法碑》上刻有“读经六法”、“读史六法”^{〔8〕}。他们告诉学生哪些宜先读,哪些宜后读,怎样提高学习效果。讲会式书院是这样,考课式书院也是这样。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订立教规,要求学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王守仁先后在贵州龙冈书院、江西濂溪书院、会稽稽山书院等地讲学23年,他要学生以自学读书方式为主,特别注意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强调要靠自得,以“致良知”。清初李际在关中书院讲学,他把教学分为讲授与自修两部分,很重视对自修的指导。清代陆世仪在东林书院、太仓书院讲学,提出要学生分年、分等、分类读书。他指导学生精读与略读,主张有些书要背诵、有些书要讲透,有些书只需浏览。许多书院规定学生要做读书日记,清代上海龙门书院规定:“诸生各置行事日记册,读书日记册”,“读书有心得,有疑义,按日记于读书册。所记宜实,毋伪;宜要,毋泛;不得托故不记。逢月之五、十,呈于师前,以请业请益。”^{〔9〕}苏州紫阳书院要求学生听讲时“各备目录一本,记日行何事、接何人,存何念,读何书,吐何论。须忠实记载,于下次会讲时交到讲会”,以便“查实录、定赏罚,登记考核成绩”。苏州正谊书院刊印的《学古堂日记》和陕西关中书院刊印的《志学斋日记》就是这种读书日记汇编。许多书院把抄书作为学生日课,如《岳麓书院学规》要求“读书必须过笔”。这也是读书的一种方式。显然,在书院培养人材的过程中,图书馆是做出了贡献的。

宋代几乎所有著名的理学家都创办主持过书院。如:胡安国、胡宏创碧泉书院、文定书院;张栻创城南书院、主持岳麓书院;朱熹创建云谷、寒泉、武夷等书院或精舍,兴复白鹿洞书院;吕祖谦创建丽泽书院;陆九渊创象山精舍。其他学者

如陈亮讲学五峰学院；陈傅良讲学城南书院；辛弃疾创稼轩书院。他们最推崇的经典是《周易》、《春秋》、《大学》、《论语》、《孟子》，对佛道文献也较注意，都以书院及其图书馆为学术研究的基地。明代王守仁振兴了书院，他的学生成为王学学派的骨干，如王艮中年时在书院受王守仁教导才发奋读书，后创立泰州学派。李贽在麻城龙潭湖芝佛书院和其他书院读书和研究，有《藏书》、《焚书》等哲学名著。王夫之曾受益于岳麓书院，受东林书院精神影响很深，有哲学、政治、伦理、文史、语言和教育等多种著作。黄宗羲曾讲学于江阴证人书院。颜元（颜习斋）曾讲学于漳南书院。他的学生李塨修葺习斋学舍，讲学其中。他们共创“颜李学派”。《四库全书》纂修官戴震也曾在北京、山西、扬州、邵武及婺源等地书院讲学。钱大昕主讲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他所著的《廿二史考异》即在钟山书院任山长时完成。晚年主讲紫阳书院 16 年，卒于书院。赵翼主讲安定书院，著《廿二史札记》。章学诚主讲定州定武书院、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著《文史通义》等。段玉裁主讲寿阳书院，撰《说文解字注》。卢文绍主讲钟山书院、龙成书院等地 20 年，著《钟山札记》、《群书拾补》等，后卒于书院。姚鼐主讲梅花、紫阳、敬敷、钟山等书院 40 年，撰《古文辞类纂》、《惜抱轩全集》。近代思想家文史学家魏源曾就读于岳麓书院，著有《海国图志》等，首次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岳麓书院一览》中更列出了历代山长、学子和与书院有关学者的教学研究事迹和著作。以此类推，利用书院藏书研究获得成果的学者不知有多少。在历代学者的成就中，包含有书院图书馆的贡献。

刊印各类文献和学术研究成果是书院图书馆的又一个任务。为了教学的需要和

反映校勘、辑补、考据、注疏、编纂以及教学、研究的成就，书院刊印图书事业发展起来。宋代如丽泽书院刻印司马光《切韵指掌图》、吕祖谦《新唐书略》，泳泽书院刻大字本朱子《四书集注》，环溪书院刻《仁斋直指方论》、《小儿方论》等，建安书院刻《朱文公文集》、《续集》、《别集》，白鹭洲书院刻《后汉书注》、《志注补》等。元代书院刻印书籍也很多，如广信书院刻的《稼轩长短句》，西湖书院刻的《文献通考》，象山书院刻的《北史》等。明代书院刻书较著名的如养德书院刻的《文选》与东山书院刻的《文选补遗》，白鹿洞书院刻的《史记》，鳌峰书院刻的《侯鲭录》，正谊书院刻的《铁崖先生文集》等。清代书院刊印风气极盛，如学海堂刻的《学海堂经解》包括清代经师注疏的书籍 180 种，共 1400 卷。《学海堂文集》四集共 90 卷，收集了 500 人的著作。大梁书院刻有《经苑》、《近思录集注》、《人谱》等书。南菁书院刻有《续皇清经解》和《南青书院丛书》等。书院刻印的书籍一般质量较高，反映出书院图书馆收藏丰富，提供刊刻的底本较好，学者们利用图书馆文献进行研究卓有成效。

根据书院图书馆的特点可以看到，书院实际上是教学、学术研究、收藏和利用图书以及刊印文献的统一体。它既是讲学中心，学术研究中心，同时也是规模可观的图书资料中心和很有影响的出版中心。书院与书院图书馆融为一体。如果说书院是产生于公元 10 世纪前后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一种学校，那么，书院图书馆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学校图书馆。西方早期大学图书馆出现于 14 世纪前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它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和中国封建教育和学术服务的书院图书馆根本不同。但从文献利用的角度看，书院图书馆紧密配

合教学与学术研究,切实发挥传递文献作用,为创造丰富的学术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就这一点说,可以和西方早期大学图书馆相媲美。而这正是书院图书馆的优良传统。

书院图书馆的优良传统可概括为四点:首先,书院图书馆采访搜集文献的针对性强。无论藏书来源于何处,其目的都围绕着书院教学与研究的任务。许多书院图书馆对教学需要、学派主张、资料完善等问题,研究得十分认真,选取文献非常仔细。

其次,书院图书馆整理加工文献的目的性明确。中国古代编制书目无不为了使用藏书,书院图书馆的书目尤其是这样。书院藏书如不加整理、校勘、补辑、编目和缮写、刊布,往往不便使用。面对书院提倡自学、日课规定、指导阅读和学术研究的要求,书院图书馆很重视对藏书的整序工作。

第三,书院图书馆管理流通文献讲求实效。书院是为了利用才收藏图书,因而订立的各种规章制度都是为了便利藏书保管和流通。书院图书馆那些近似于西方近代图书馆详细周密的借阅办法和管理制度,已相当成熟,更重要的是注重实效。书院对学生读书有要求,学者对研究问题有需要,图书馆则提供藏书来保证。图书馆负责人和书院院长还要定期审阅图书簿、检查效果,可算负责到底了。而对师生利用文献研究创造的成果,能够组织刊印发表,更是值得重视的好传统。

第四,融书院与图书馆为一体,集学术性与服务性于一身。图书馆在书院中地位很高。书院规制一般是讲学、藏书、供祀三个组成部分。讲学和藏书密不可分,没有无书的书院。书院藏书在书院总任务的完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图书馆在书院的整体结构中,不仅是一个有机

组成部分,而且在书院活动的每一环节中,都具有重大意义。正因书院与其图书馆关系如此密切,才能够培养出大批人材,获得丰富学术成果。

研究中国古代书院图书馆的特点,发扬图书馆紧配合教学和科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对于促进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和完善高校图书情报资料中心很有意义。毛泽东同志早在20年代初就曾指出“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之处。他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提出要建立一种“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教育组织。今天,我们可以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书院文化遗产,使其优良传统得到升华,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 (1) 李肇撰《唐六典》卷九,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据正德本影印,1935
- (2) 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观》,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丛刊,10(111)-113
- (3) 宁康,《一史》,见《复作见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4314
- (4) 陆华震《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典,学部四部,《中》,《书》,《影印钱谦益学集》,六五卷,十七卷,二四卷
- (5) 杨慎初,朱汉民,《郑世清》,岳麓书院史话,湖南:岳麓书社,1986
- (6) 申晓,《古代书院及其藏书》,河南图书馆季刊,1983,(3) 43
- (7) 李学斌,张淑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论》,《中》,《书》,《影印钱谦益学集》,六五卷,十七卷,二四卷
- (8) 唐子畏,陈海波,《岳麓书院一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丛,1980
- (9) 傅元军,尹德新,《正德前》,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情报学系。来稿时间:1991.4。编发者:刘喜申)

Farataine etc.) .1 table, 7 references.

The British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Group——Achievements

Information retrieval language——Researches and developments

Bibliographic classification——Reviews

Basic thesaura——Reviews

G254-62

The Ancient Holdings of Books of Official-Science in China / Wu Xi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the Library Science.-1991, 17 (4) .-23~24, 49

The beginning of the ancient holding of books of Official-Science in China was very early. It possessed the embryonic form in Yin and Zhou Dynasties. There were the complete holding of books of Official-Science in Han Dynasty. Sinc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system of holding of books of Official-Science with the holding of books of GuoZiJian as mainstay formed, it had many specific feature was different from others and became a part of the ancient library cause. The holding of books of Official-Science was the historic sources of the library of Chinese university for practical purposes.

The library of university——History

The holding of books of Official-Science——Research

G253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Fine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Ancient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Libraries / Wang Youmei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1991, 17 (4) .-25~30

Academies of classical learning were a Kind of peculiar and quite flourishing educational and academical organizations in the feudal society of China. The document acquisition work of the library was of a pinpoint accuracy, the document arrangement and the processing work of it were done with a very definite purpose, and its administration and circulation services stressed practical result. It pledged itself to fulfilling tasks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of an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by means of merging an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and a library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properties of an academy and the service work into a single whole.

Libraries——China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library——Characteristics

G258, 89

A Controversy Over the Object of Study of Library Science in New China: A Summary / Ma Hengtong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1991, 17 (4) .-31~36

For the past 40 years or more, a hot discussion on the object of study of library science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the library science circles of China. There were 11 views representative of the various ideas. They are theories of the : "Essential elements" ;